



《海错图谱》 聂璜 作

# 八月的蟹

□盛文强

八月半,我回海岛去。正是蟹肥时,码头上渔船靠岸,渔夫抬出一筐筐蟹,蟹壳在摩擦,声如瓦砾,它们争向高处,又不断跌落,举着双钳不住开合,嘴里还吐着泡沫,巨大的声浪,巨大的喧哗,来自它们撞击的钳,还有破碎的泡沫,这里是蟹的世界。

它们举起眼柄,将双眼送到高处,四下里的人群尽入其球形的眼底。翘首张望的人群,暗暗吞着唾液,与蟹嘴里的泡沫形成共鸣——蟹将会出现在晚餐中,扮演着主角,这是团圆之日的徽记。蟹在此时饱满,蟹肉似乎要顶开蟹壳,细腿扑棱棱作响,双螯向着空气击刺,有些蟹螯在碰撞中折断,它的浑身上下正有使不完的力气,整日里挥霍,向着围观的人群释放莽力,却恰恰让买主看到了蟹的健硕。

海滨的行人散去,各自回到了渔村的弄堂,弄堂沿着地势攀升,愈走愈高,黑夜已在低处弥漫,高处却还保留着光亮,黑夜似乎是从下而上,浸过了整个海

岛。这时,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蟹壳反射着月光,巴掌大的一团团青光,垂在行人的手下,随着脚步晃动。

蟹壳的亮片在夜晚跳跃着,从弄堂里拐来拐去,终于到了一户院门前,敲打门环,门户开启,明亮的蟹消失在门楼里,在方盒似的庭院里闪了几下,便融入了正堂的白光里,这户人家的生活,不为我所知,只能远远观望,窗口人影散乱——他们处在舞台的中心,在用自己的影子表演,这是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毫无故作,只需忠于自己平时的样子,就足以让远归的人感慨不已。

从那些窗户下经过,窗口喷吐着方形的蒸汽柱,在空中凝聚为一团鼓鼓囊囊的红云,云中鱼虾蟹的气息,形成暧昧不清的甜腥,在海岛上空盘旋不散。在每家的锅底,都煮着螃蟹,蟹爪划过铁锅,沙沙作响,令人耳根发麻。不多时,蟹壳由青变红,终于安静下来,默不作声了。这时节,渔家的锅底都在进行杀戮,

## 新作品

只不过蟹的诱惑太大,人们早就习以为常,海船上还有渔人保留着吃生蟹的习惯,这是古东夷渔猎部族的遗风。我离开海岛已久,很难再像他们一样酣畅地咀嚼生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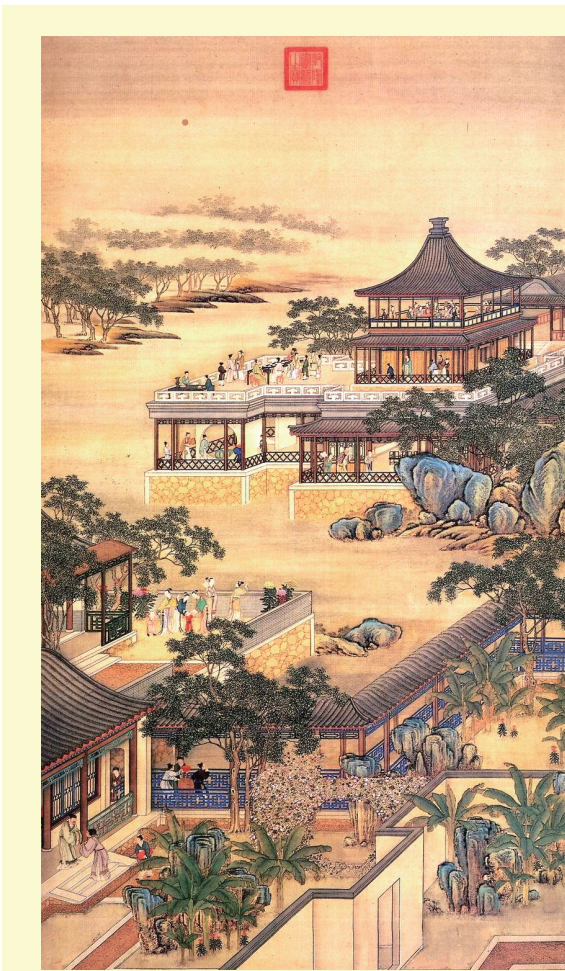
蟹端上桌,横在饭桌中央,鲜红的蟹壳揭开来,又是满眼金黄,晚饭的色彩如此热烈,瞳孔不禁为之一缩再缩,红与黄的交替之下,这璀璨的海中珍宝,照亮了一家人的脸,掀壳取肉,一片忙碌。有蟹的晚饭最耗时间,蟹肉难取,它的体内有许多密室,但对渔家来说,对这些机关早已轻车熟路,或掰或抠,蟹中的密室一一打开,释放出耀眼的白,放到口中,还未等咀嚼,牙齿就感到了鲜味带来的酥痒。

这时月亮出现在东窗上,被十字窗格切分成四片,不多时,又变作两片,月亮的飞升是避人的,当你看它时,它尘凝不动,但只要把眼睛挪开到别处,哪怕只有片刻,再回眼看时,月亮已经暗中还了一节。有月亮的夜晚正逢停电,人们并不惊慌,在月光的照耀下,晚饭仍在进行,片刻的黑暗之后,眼睛适应了阴暗,月光终于炽烈起来,桌上的一切都在眼中重新凝聚起来,消失的杯盘,又回到了桌上,无一例外地泛着白光。

交叠在盘中的蟹也现出轮廓,只剩下一只,它在盘中斜着身子,月光照耀下,蟹壳上有一张隐隐浮现的面孔,面色冷峻,令人望而生畏。据说这是法海和尚,因干涉白娘子和许仙,遭了天谴,无路可逃,便躲在了蟹壳中。法海成了人们嘲弄的对象,足见民间自有善恶之见,当然也有人看重法海和尚的法力,把蟹壳上的人面剪下,穿了红丝线,挂在窗口,能祛除邪魅。那张脸在风中旋转,已看不清面目,偶尔迟缓之际,才会露出狰狞的一面,圆月沿着窗格攀爬,像一个软体动物,蟹的脸被月亮包裹,成为一个黑点,几近于融化,月亮挪走时,蟹脸才重新出现,仍自旋转着,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待到杯盘狼藉时,还有人手持蟹螯,照样贪恋着酒杯,蟹螯里的嫩肉,也是下酒的好菜。直到杯盘撤下,男人还在用蟹腿的尖爪剔牙。孩童仍拿着蟹壳在窗台上摆弄,他手里还藏了一个小蟹螯,用手不断开合,模仿着钳子夹人的动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他的主要玩具,在窗台的角落,有他收集的蟹壳,还有螺和贝,都盛放在蟹壳中。

空荡荡的蟹壳最终会被填满,成为收纳贝壳的容器,这个有着收集癖的孩子是我吗?只记得鲜红的颜色也会暗淡,变作若有若无的粉色,乃至斑白。那枚高悬的蟹脸也会衰老,在冬日到来之前,它会自动散作白色的碎屑。此后,一场大雪会在海岛上降落。



《十一月令图轴之八月中秋赏月》 唐岱作



化明

## 半块月饼

□伊红梅

月饼和杂果,会在中秋节前夕被大人们当成礼物陆续分送到亲戚家。中秋夜,通常家里只留下一斤月饼和几只苹果梨子,还有邻人送来的一串绿葡萄,分装在粗瓷盘子里,和刚出锅的饺子一起来作中秋夜的祭品。祭过月神,吃罢饺子,小孩子都会狡黠地在肚里留有一点空隙,眼巴巴瞅着又白又大的月亮慢慢越过草垛,爬上树梢,一点点地升高,期盼着早点品尝月饼。

一斤月饼有四个,这些被月神降下福祉的祭品,每只都被麻麻均匀地掰成两半,我们一家七口人,弟弟照例独得两块,余者每人半块。麻麻经常咬一口尝会后,就把她的那份月饼悄悄塞进我的小手心里,嘱咐我赶紧吃掉,不要被姐姐和妹妹发现。我心里宛若一下子拥有了整个月亮似的,被这简单的欢喜塞得满满的。小孩子们像分吃唐僧肉一样,沐在校洁的月光里,一小口一小口细细品尝着月饼,看月亮悬在碧空的云隙里,在清凉的夜风里,行走。

吃完月饼,每个孩子可再分得半只长着星星眼睛一样的国光苹果和一整只莱阳产的梨子。我们家中秋夜吃梨子,一直是严禁切成两半来分吃的,分梨与分离同音,麻麻很禁忌,而且,在这一年一度的好日子里,原本就是要祈福一家人的团圆和平安嘛。在庄户人朴素的生活意念里,哪怕平日里清汤寡水的,在像驴一样忙碌过春夏秋之后,能全家人团聚共度一个短暂的中秋节,已是他们莫大的欣慰与福气了。

天渐凉,草木黄,慈母为儿絮衣裳。过了中秋节,庄稼收割完毕,人们开始用新棉絮来缝制冬衣。农家的草垛也在中秋节后会一下子变多了起来。场院里,湾边大树旁,以及各家的房前屋后,这些草垛状如雨后的草菇,不断冒出来。不知怎的,草垛似乎总是被庄稼老把式挑着木叉给拾掇成女人乳房的模样。大豆玉米谷子这些秋庄稼的秸秆被一捆捆抱走,放在铁侧上,一点点的轧碎,堆成草垛,变成牛羊马驴骡子们的冬粮。这些草垛越掏越大的洞,经常会成为情人夜间幽会的福窝,不识趣的野刺猬偶尔也会藏进去取暖,几只懒耗子甚至会省却打洞的艰辛,在里面简单巢上点细绒草或碎棉絮,生一窝肤色粉红的小耗子来越冬。这里,也经常是我遭受爹娘不公平的责训之后的藏身之地。自己童年这种以禁食为示威的类似藏猫猫式的恶作剧,多次让麻麻撕心裂肺地呼唤和寻觅。非得见麻麻慌了神,口气里带着温柔的哄劝,我才肯从草洞里走出来跟她回家。这种简单的对抗方式在我们家往往很灵验,因为吃饭前不许责骂孩子是麻麻立的家规。每每这时,爹娘见我回家后低眉顺眼地好好吃饭,目光自然也会和缓许多,不再锐利地如机关枪一样扫射般责骂。

如今,麻麻她们这辈人的土坟被培成了女人乳房的形状,那些藏匿着童年美好记忆的草垛,在村子里也愈来愈少了。如今,中秋夜不再有人朝我的手心里悄悄塞上半块月饼了。麻麻去世后,农家的日子都如蜜里调油一样慢慢好了起来,月饼之类的糕点,不再是大家的稀罕食物,我渐渐也很少吃月饼了。

中秋月圆,银光尽洒。亦可谓:年年岁岁月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中秋节将至,人在忙碌应付大小诸事的同时,思绪也变得纷繁起来。身居海外,与中秋有关的唐诗宋词,往事今事,于不眠之夜骤然涌上心头……

孩提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过中秋是在一个名叫曾杨的小朋友家里。依稀记得,明月照窗,我、她还有她的父母、祖母,团团围坐着,一边赏月聊天,一边咀嚼果仁月饼、五香瓜子以及酸酸甜甜的葡萄干,感觉新鲜而有趣。

还有一年中秋,驱车前往木兰山庄参加报刊年会。在山顶端,近近地望明月,深切领略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秋意。蓦然想起那女中豪杰花木兰,体味远古之境。“卷帙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

古人有云:跋山涉川之任敢辞于艰险。无论写作,无论旅行,都像是一段既美好愉悦又辛苦跋涉的旅程。翻开那些精彩的篇章,几乎每位海外作家都从千山之外而



来。从青涩年华到繁花盛放,从短暂的相聚到永久的别离。因那荒芜岁月最长久的坚持,也因内心最深切的爱恋,终以文字流传在浩瀚的记忆之海,镌刻在时间和生命之舟。

犹记那年秋季,作协组织长篇小说笔会,本人有幸同十多位文友远离闹市,聚集汉阳工人疗养院,近乎封闭式地创作达数十日。

月圆时分,推开写作的负重,薄衫长裙,信步园中,巧遇几位文友、文学老师。穿过残荷满塘的通幽曲径,来到澄澈浩淼的湖边。只见明月悬空、水天浑然、山峦隐约,全笼罩在透明的薄雾中。蛙不鸣鱼不跃,风停水息,仿佛一切都处于凝止状态,凝在那片静谧而旷远的溶溶月色下。面对冥冥蒙蒙恍如仙境的绝妙景致,几位口才极佳、文笔一流的诗人才子,竟是一时说不出话来。沉吟片刻,不知谁轻轻发一句感叹:在大自然的美景面前,才感觉人类的语言是多么贫乏。

又是一度中秋。相约伊利诺,万里迢迢,异国相聚,满腹话语如滔滔洪水开闸。其中一位说:“走啊,去中餐馆品家乡菜去!”于是呼啦啦地就直奔当地最好的解馋之处。却不料,佳肴美味勾起了更多乡思离绪、对未来的隐忧以及对自由追寻的渴望,千丝万缕地缠绕。餐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木质的露台漫步,但见月儿圆圆,倒映在水中。波光粼粼,映照出人影憧憧。为了缓释郁结的乡愁,友人乐呵呵地说:“碰到南墙再回头嘛。”

最为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中秋,在闻名遐迩的拉斯韦加斯度过。看那来自五洲四海的逾百位文学朋友欢聚一堂,共享一轮皓月,与文友携手去欣赏音乐喷泉,心潮起伏。

无论海内外,都会在同一时间张灯结彩,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月饼味道差不多,包装形式各异。华人传统深厚,根植于心。据说,从前中秋节并非什么名头响亮的节日,被人重视始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倡导,文人雅士,饮酒吟诗,民间推波助澜,才逐渐有了这样一个中秋赏月的风气。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一次八月十五之后,唐玄宗备文酒之宴,与士大夫们赏月。还欲修筑百丈高台,与杨贵妃一起登高望月。高台还没搭好就闹起了“安史之乱”——最终落得“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的凄凉心境,再无赏月的情致。不过民间赏月之风,却未受到影响,还给中秋节起了个好名字——团圆节。经过离乱之后,人们合家团圆的期盼更为强烈。

从圣弗朗西斯科到上海,横跨一个太平洋,时空距离似乎随着高科技发展已经越来越短,但那些绝美的诗篇,仍聊以慰藉旅途漫漫。当空皓月烟云渺渺兮——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功成不退皆殒身。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中秋节前夕,有一次去兵团采风。此行的高潮是歌唱、赋诗朗诵与饮酒祝愿。作家的才情令人钦佩,他们的真诚令人感动……这些怀揣着梦想、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兵团人后代,心灵美如和田玉。月圆之夜,酒逢知己千杯少,奔放的性情融合了醇酒的发酵,海外作家们微醉了。

飞机航班上,看世界浓缩在一方屏幕,千山万水简化为纵横交错的航班线路,感慨不已。

而今世界成了地球村,华人走到哪都忘不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忘不了中华民族传情达意的节日。

## “中华月饼王”轶事

□潘小京

连拍卖的款项都捐给“国际会议”。

为啥要“假拍卖”,一是怕没人来。那时人可不像现在的人爱炒作。二是怕万一真叫别人买了去,不捐给“大会”,就达不到宣传的效果。

最后找了两个哥们儿,七哥和y老板。七哥一听这是露脸的事儿,就一口答应了,但说最多只能拿出一万块钱。y老板听后差点儿没急了,说:“我都快开不出工资来了,哪还有钱弄这事儿呀?”

张哥安慰y老板说不让他掏钱,因为他岁数大,到现场控制一下场面,别到那儿大家一激动,胡乱举牌子再超出预算,下不来台。最后张哥决定,多去几个人,开始大家都举牌竞拍,到四五千块钱后大家就逐渐撂牌,就由七哥和y老板俩人竞拍,快到一万时y老板撂牌,最后在九千八左右七哥竞拍成功。

一切设计好后,“中华月饼王”先在商场展示了三天,我们每天都派人到现场听听市民反应。围着说啥的都有。张哥说不怕骂,骂的人越多说明人越关注!最后拉到拍卖现场由北京市拍卖行主槌进行拍卖。

拍卖那天,哥儿几个早早都到齐了。启拍后我也手拿小牌儿跟着胡乱举了几次。等拍卖价过了4000以后,我

们都逐渐地撂了牌儿,就剩下七哥和y老板在那儿假装竞争得特激烈。可当七哥叫了4800后,y老板却没了动静,大家都焦急地看着他,张哥示意他继续,七哥也伸着脖子看他。我坐在他身边儿,用手偷偷地捅了捅他,暗示他举牌。

拍卖师喊了几遍,见没人再出价了,一槌定音,4800成交。过后张哥不满地问y老板怎么不举牌儿了?y老板红着脸,说怕哥儿几个把他搁进去。后来我们把“中华月饼王”送到了“会议论坛”,很多媒体报道了此事,说是象征着“世界大团圆”。

那年我们的月饼销售得不错,大家都很满意,看来宣传达到了效果。我们说,这回七哥捡了一大便宜,没花多少钱还被电视台、报社一通儿采访。

“中秋节”一过,我们便把库里剩下没销售出去的月饼退回了厂家。我当时看月饼包装上的保质期都在中秋节当天,或过后一两天,我不知道这些月饼运回去还有什么用,就问厂家人员:“是不是你们那儿管得松,回去还能继续卖呀?”厂家人员说:“我们那儿也不让卖过期食品,这拿回去就处理了。”也不知真假。

后来,没过半年,我就辞职了。